



● 作者/Dustin Nicholson ● 譯者/李永悌 ● 審者/丁勇仁

取得主場優勢

Make It a Home Game: Lessons for Littoral Campaigns

取材/2023年2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February/2023)

第一島鏈是美國聯合亞洲盟友的最佳戰略位置，本文檢視索羅門群島戰役及福克蘭群島戰役等歷史事件，唯有記取前述戰役相關經驗教訓，方能將主場部隊、聯合海上兵力及可信偵察相結合，獲致勝利契機。



歷史上的反常現象不會永遠存在，而歷史也將在某個時刻重回正軌。目前美海軍已歷經近八至十年反常的承平時期的，此期間未曾有任何兩大國家間發生海上衝突——但衝突可能近在眼前。

位在東亞濱海地區的第一島鏈，是美、「中」戰略競爭的海上前沿。與中國大陸側面相接的濱海地區，已成為美國最棘手的海上問題：此地為中共海軍艦隊可立足作戰之處。已故美海軍戰略家休斯(Wayne

Hughes)上校曾在其著作中提到：「由於陸基系統可發揮重要作用，艦隊的定義已不再僅是一組軍艦。」因此，濱海地區不僅只是「瞬息萬變之處」，同時也是「要塞所在之處」。¹而中共愈是認定自身擁有以武力實現政治目標的海上優勢，美、「中」競爭也就愈接近衝突。

史有明鑑，在瞬息萬變的濱海地區競爭中取勝可說是一門藝術。1942年的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戰役及1982年的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

lands)戰役除可說明於重要關鍵時刻出現的兩條致勝之路，也強調了三項重要的濱海戰役原則：最能有效將主場部隊(Home Team)、聯合海上兵力(Joint Sea Power)及可信偵察(Trusted Scouting)整合的一方將獲得勝利。²這些導致索羅門群島與福克蘭群島戰役勝利的原則，值得當今美海軍部隊在準備下一場濱海戰役時進行審慎的研究與創造性的整合。

1942年：索羅門群島戰役

1942年中，美軍部隊在一處和日本帝國與珍珠港等距的南太平洋島鏈上緊急展開濱海戰役，而此戰役將賦予美軍對抗敵軍的主隊優勢(Home-team Advantage)。囿於計畫時間不足，美海軍遠征部隊倉促攻佔瓜達康納爾島(Guadalcanal)上的機場以達成兩項較大目標：建立海上優勢以確保往來澳大利亞的重要海上通道，以及消耗過度擴張且無後援之敵海軍以擴張戰果。³

美軍與日軍皆倉促湧入索羅門群島，惟美軍有盟國澳大利亞及美拉尼西亞夥伴國之協





助。⁴ 在獲得當地敵軍部署報告後，美軍對「仙人掌」(Cactus)——瓜達康納爾島的代號——展開這場戰爭的首次兩棲突擊，而「過程如承平時期的反覆演練的操演般順利與精準」。⁵ 美軍於36小時內攻占當地機場，並將其命名為韓德森機場(Henderson Field)。

在控制韓德森機場後，美空中兵力成為戰役的主場部隊，以時間與空間為武器對抗日軍。儘管索羅門群島對於東京與珍珠港的距離相等，瓜達康納爾島位於拉布爾(Rabaul)與聖靈島(Espíritu Santo)(雙方最近的作戰基地)之間，但控制機場後即可打破此種平衡。仙人掌航空隊(Cactus Air Force)——美軍飛行員的「跨軍種同袍」(Interservice Brotherhood)——持續自後方的韓德森機場

起飛。⁶ 由於具有主場優勢，大多數「被擊落的美軍飛行員」經常在當地居民的協助下「得以倖存與重返崗位」。⁷

相反地，日軍飛行員須「以最大裝油量」自拉布爾來回飛行1,200哩，且僅能在日間飛行。⁸ 日本零式戰鬥機在瓜達康納爾島上空最多僅可停留15分鐘。⁹ 被擊落的日軍飛行員能重返崗位者微乎其微，對日軍數量不足的飛行員(日本帝國海軍的作戰重心)而言，瓜達康納爾島成為日軍的落難「天坑」。¹⁰

此種主隊優勢也讓美軍能比對手更有效地整合聯合海上兵力。各軍種間於索羅門群島的協調一致並非自始即有。該島鏈橫跨兩個盟軍戰區司令部，往往導致時效性報告的延遲。¹¹ 而弗萊徹



本圖由作者提供

(Frank Jack Fletcher)中將在戰役第二日就將航艦撤離的爭議性決策，更讓情況雪上加霜。¹² 但若韓德森機場開始運作，軍種間之緊張關係即獲得紓解。¹³ 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盟軍在索羅門群島的作戰行動成為相互依賴的三合一兵力：由步兵保護仙人掌航空隊，由飛行員保護海軍船運，由海軍艦艇維持與增援所有岸上人員。美軍掌握了濱海地區的致勝節奏，亦即將美軍艦隊、陸上及海上兵力相結合以獲得海上優勢——至少在日出後是如此。

由於夜間缺乏聯合海上兵力，美海軍的夜戰能力確實薄弱，而且常在名為「鐵底海峽」(Ironbottom Sound)的致命水域將海上優勢拱手讓予日軍水面部隊。此種「制海權每12小時更迭一次」的情況有著奇特的規律性。¹⁴ 美軍海上兵力日間在美軍空中兵力的馳援下得以深入。惟隨著夜間空中兵力停飛，日軍軍艦駛返砲轟韓德森機場，並以美國人稱之為「東京快車」(Tokyo Express)的方式，以驅逐艦將增援部隊迅速運送上岸。盟軍水面部隊唯有不分晝



美陸戰隊地勤人員及飛行員於瓜達康納爾島韓德森機場維修PB4Y-1解放者(Liberator)轟炸機。盟軍在攻占該機場後得以取得「主場部隊」的優勢，讓仙人掌航空隊能不斷自後方內線起飛。(Source: US Naval Institute Photo Archive)

夜取得局部制海，才能阻斷日軍的持續戰力。¹⁵ 為此，盟軍必須對敵實施偵察。

索羅門群島狹窄的濱海地區，證明了為能先敵遂行有效攻擊，最保險的就是先行實施有效偵察。這場戰役一開始即展現出盟軍偵察行動的優勢與弱點。在美陸戰隊開始分批登陸2小時後，54架日本帝國海軍第11航空艦隊的戰機自拉布爾起飛攻擊美軍運輸艦艇。¹⁶ 另由64個澳大利亞海岸監視站組成的偵察網路，負責觀察名為「狹縫海峽」(Slot)的敵軍主要通道，以提供美軍充足的預警時間抵禦攻擊，令日軍付出高昂代

價。¹⁷ 翌日，日軍試圖進行同樣的空襲行動，惟所獲結果相同，造成即便是日軍優秀飛行員亦無法突破盟軍海軍機敏防禦的情勢。

戰役第2日晚上，盟軍的偵察行動成效不彰，導致美軍於薩沃島海戰(Battle of Savo Island)失利。日本海軍中將三川軍一的水面打擊部隊自拉布爾啟航後，盟軍部隊曾五度偵知敵軍。¹⁸ 惟不可信且延誤的報告誤導了位在鐵底海峽的盟軍指揮官。¹⁹ 此外，美軍當時適逢關鍵的科技轉型，僅有少數艦艇安裝雷達，且瞭解雷達的指揮官數量不多。²⁰ 簡言之，由初期



諸多混亂的夜戰中可得知「日軍的肉眼勝過美軍的雷達」。²¹ 三川軍一的部隊先行實施有效偵察，並暗中將93型「長槍」(Long Lance)魚雷送往鐵底海峽執行

有效的先制打擊。

如欲取得夜間海上優勢——於下索羅門群島致勝的最後障礙——必須進行網狀化偵察。最後，盟軍因能整合主場部隊、聯

合海上兵力及可信偵察行動，而得以在此瞬息萬變的濱海地區競爭中獲勝——而40年後，這三項要素又再度現身於南大西洋。



儘管福克蘭群島距英國6,700哩，距阿根廷僅275哩，但英國仍在盟軍的支援下維持主場部隊優勢，將偏遠的亞森欣島轉變為重要的前進艦隊與航空基地。(Source: Department of History, US Military Academy)

1982年：福克蘭群島戰役

1982年4月，福克蘭群島戰役突然展開，阿根廷與英國分別倉促出兵，此情況與索羅門群島戰役頗為相似。福克蘭群島距阿根廷275哩，距英國6,700哩——儘管地圖顯示阿、英兩國與福克蘭群島之距離頗不對等，但英國仍設法開創了維持其主場部隊優勢的勝利之路。

由福克蘭群島住民自決的結果，可在戰略層面上說明，造成阿根廷部隊在當地進行客場作戰(Away Game)的奇特現實。²² 由於福克蘭群島居民希望維持英國國籍，有利的國際規範使英國具有作戰優勢。事實證明，強權及公理。例如美國不再維持中立，並「堅定宣布支持英國出兵」，而英國在其支持下得以於數日內將偏遠的亞森欣島(Ascension Island)轉變為重要的「前進艦隊與航空基地」。²³ 接著美國支援英國至關重要的

AIM-9L響尾蛇(Sidewinder)空對空飛彈，同時法國停止出售同樣至關重要的空射飛魚(Exocet)掠海飛行式攻船飛彈，使得戰爭開始時阿根廷持有的飛魚飛彈數量僅有五枚。²⁴ 由於阿根廷無法獲得第三方的有效支持，英國特遣部隊遂發起一場瞬息萬變的濱海戰役，而這場戰役必須獲得海上優勢才能奪回福克蘭群島。

在作戰層級，英國運用其完成整合的海上兵力從容應付各自為政的阿根廷武裝部隊。1982年5月1日，英國皇家空軍(Royal Air Force)以黑公鹿行動(Operation Black Buck)率先發起攻擊，該行動以18架次勝利者(Victor)空中加油機沿途為1架火神(Vulcan)轟炸機進行加油，該轟炸機自亞森欣起飛前往福克蘭群島首府史坦利(Stanley)轟炸當地飛行跑道，來回共飛行7,800哩。²⁵ 儘管有人質疑這場突襲的重要性，但英國官方歷史斷定「這場行動確保了(阿根廷的)天鷹(Skyhawks)攻擊機與超級軍旗(Super Etendards)攻擊機無法使用該機場」。²⁶ 由於亞森欣基地的轟炸機攻擊範圍亦涵蓋北阿根廷，阿根廷遂召回幻象3型(Mirage III)戰機，並重新考慮優先國土防禦。²⁷ 英國透過靈活的作戰火力阻止阿根廷空軍在福克蘭群島以外地區設置基地，並將敵人的滯留作業時間(Time-on-station)縮短為2到3分鐘。²⁸ 如此一來，阿根廷就沒有如韓德森機場一般的機場可以使用。

翌日，英國的聯合海上兵力自海底出擊，再次運用戰術行動來達成作戰效果。英海軍核子動力潛艦征服者號(HMS Conqueror)在跟蹤阿根廷海軍巡洋艦貝爾格拉諾將軍號(General Bel-



為能先敵遂行有效打擊，最保險的方法就是先進行有效偵察。在索羅門群島，由澳大利亞海岸監視站組成的網路，觀察敵軍主要通道，給予美軍充足的預警時間以防禦敵方攻擊。(Source: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grano)500哩後，即將於淺水區失去對該目標的追蹤。²⁹ 鑑於此一可信的偵察時機即將消失，英國首相奈契爾(Margaret Thatcher)遂授權擊沉貝爾格拉諾將軍號。³⁰ 因遭受水下攻擊而震驚的阿根廷海軍，在喪失對福克蘭群島的所有海上交通線後，「實際上已讓自己退出了戰爭」。³¹

濱海地區當然令英國聯合海上兵力感到煩惱，各指揮官因航艦運用與不明確的指揮關係而爭論不休，此情況與索羅門群島戰役類似。³² 惟黑公鹿行動的效果與貝爾格拉諾將軍號巡洋艦的沉沒，使阿根廷的聯合作戰更加失利。「此情況使專業的聯合部隊擊敗臨時徵召、支離破碎的敵軍。」³³ 英國明瞭阿根廷成功的機會取決於自遠方飛來的阿根廷飛行員能否在南大西洋海域擊潰英軍。

以反偵察行動阻撓敵方偵察，已成為英國阻止阿根廷飛行員擊沉航艦或大量人員運輸艦艇的最佳機會。在沒有可信偵察的情況下，阿根廷飛行員飛越長途距離，在「大致正確的海域」，對初期雷達記錄發現的目標發射其少數且珍貴的飛



魚飛彈。³⁴ 阿根廷飛行員未能妥善進行偵察任務的原因之一，在於英國的海獵鷹(Sea Harrier)戰機取得了當地制空權，這導致阿根廷空軍在英國展開登陸行動前暫停作戰行動。³⁵ 由於阿根廷保留其空中兵力作為某種形式的存在制海(Sea Denial In-being)，加上南大西洋冬季已近，英國遂制定以時間和空間為武器的大膽計畫，將其重心轉移至岸上。

這一切的關鍵在於英國特遣部隊能否運用各項原則，使濱海地區對敵軍更加危險。該特遣部隊以英海軍兩棲作戰代將克拉普(Michael Clapp)為名，並於5月21日日出前進入福克蘭海峽(Falkland Sound)構建「克拉普陷阱」(Clapptrap)——一種多領域縱深防禦。³⁶ 英國潛艦使阿根廷海軍艦艇無法逼近，同時監控自阿根廷本土基地起飛的空襲架次；由配備飛彈的水面哨戒艦屏衛福克蘭海峽內的通道；由海獵鷹戰機於當地進行空中巡邏；再以直升機將短劍(Rapier)陸基防空系統部署於山頂。阿根廷飛行員將克拉普陷阱改稱為「死谷」(Death Valley)。³⁷ 部分英海軍哨戒艦仍付出了巨大代價，但此時英軍已在陸上與海上部署了龐大兵力。³⁸ 透過將主隊優勢轉化為可偵察並擊敗孤立無援敵人的聯合海上兵力——此為已於索羅門群島海戰見證的原則——英國得以在福克蘭群島瞬息萬變的濱海競爭中取勝。

今日：第一島鏈戰役

第一島鏈戰役已然展開，美、「中」兩國相繼透過戰略競爭以取得海上優勢。一旦戰略競爭爆發為衝突，美軍在遠方濱海地區的據點必須有數量

充足的海軍方能取勝。如索羅門群島戰役與福克蘭群島戰役所示，主隊優勢將屬於與當地人民意圖最貼近者，而不見得屬於地理位置最接近者。

由現今的地理位置可看出，第一島鏈已受到中共成熟的精確打擊體系與蓬勃發展的艦隊之威脅。惟從另一個角度觀之，該島鏈沿著整個中國大陸沿海構成了一條地緣戰略的海洋邊界。「美國的盟國或合作夥伴國已占有整個島鏈」，約有5萬4,000名美軍駐防於此處，此為衡量主隊優勢的指標之一。³⁹ 若中共無法透過競爭改變其進出太平洋地區受制於美國盟友與夥伴國的事實，就可能會試圖以武力予以改變。⁴⁰ 客場部隊(Away Team)的困境在於必須現身才能改變現實；而主場部隊則是齊心協力捍衛此一事實。

索羅門群島與福克蘭群島戰役的相同點是，若美軍在第一島鏈的衝突中將主隊優勢轉化為具彈性的聯合海上兵力，則可獲得海上優勢——亦即結合艦艇與要塞，使其能發揮比原本更大的效果。古諺有云：「艦艇不敵要塞」，這句話在現今的濱海地區亦應進一步改成「無要塞亦無法作戰」。因此，不能讓共軍建立一支能自要塞出擊的艦隊。

正如韓德森機場一般，位於或鄰近主要目標的小型要塞也能做到以小博大。要塞將成為當地的優勢陣地——靜態或機動、長期或臨時——而在任何領域提升海上優勢。透過作戰藝術運用重要海洋地形，這些位置優越的要塞將可締結盟友而不受時空限制。

聯合海上兵力需要以一系列的盟軍要塞作為拒止當地海域的兵力，使盟軍艦艇得以自行於

決戰點透過局部制海集中影響力。海上優勢不會立即獲得，而是透過設計更廣泛且無數次斷斷續續的海上拒止與制海行動來實現。正如狹縫海峽之於鐵底海峽，死谷對於福克蘭海峽，為滿足決戰點需求，濱海戰役與作戰設計必須規劃出部署嚴密的偵察行動區域。簡言之，盟軍的聯合海上兵力必須能讓濱海地區成為對客場部隊更加危險之地。

過去80年來，可信偵察的價值只增不減。基本規則是，當飛彈射程加倍時，運用飛彈時的偵察區即變為四倍。⁴¹ 除了涵蓋上述所有空間外，偵察尚涵蓋「以偵測為重心的擊殺鏈六大步驟當中的五項步驟」。⁴² 因此，戰爭不斷演變的特質，成為火力過剩——一系列射程較遠的飛彈——與偵察不足之間的角力。透過消除威脅圈(Threat Ring)足夠長久的時間以集中效果，減少敵方偵察的戰術行動將可獲致作戰成果。如此一來將引發敵、我雙方激烈的偵察與反偵察競賽，欲使對方的作戰圖像變得模糊且盲目。而與瓜達康納爾島周邊日、夜海上



有效的偵察包含阻撓敵方的偵察作為。阿根廷飛行員無法在福克蘭戰爭中進行有效偵察，某種程度上係因英國的海獵鷹戰機握有當地的制空權。

(Source: Alamy)

優勢之爭相同的是，第一島鏈周邊的海上優勢，亦將隨偵察優勢的來回交替而起伏不定。

自主場出擊的盟軍聯合海上兵力必須如拼圖般拼湊出完整的偵察圖像，同時避開「偵攻一體」(Any Sensor, Any Shooter)構想中的兩個陷阱。首先，對感測器的信任極為重要。過於包羅萬象、粗略的偵察活動容易使決策者受到錯誤或不實資訊的誤導。可信的偵察應確認情報來源，同時在報告中亦表明對情報來源有信心。其次，節約火力甚為重要。所有的目標標定時機(Targeting Window)皆有其時效性，因此必須事先給予許可與授權。此外，由於敵軍可

集中兵力形成優勢，因此必須有效率地在作戰層級進行攻擊單位對目標的火力分配。倘若忽視這些細節，「未來在海上戰爭中恐將看到耗盡飛彈的艦艇，且對決定性武器的投資也幾乎會看不到應有的效果」。⁴³ 全軍整合式可信偵察網路必須成為戰役設計與執行的重心。

重獲教訓

歷史總是在未習得經驗教訓者的身上一再重演。「美海軍遂行艦隊行動之後已過了70餘年」，眼前的新穎事物恐將令人忘卻遙遠過往的教訓。⁴⁴ 儘管如此，這些濱海戰役的原則無論是對於1982年後40年的



今天，或是在1982年的40年之前，都同樣關係重大。透過整合主場部隊、聯合海上兵力及可信偵察，當今美海軍將可獲得與維持海上優勢，並達成更遠大目標。

柯白爵士(Sir Julian Corbett)在一個世紀前對

英國海軍官兵宣示：「制海權只是達成目標的手段」。⁴⁵ 這項主張基於一項簡單的事實：「人類生活在陸地，而非海洋上。」⁴⁶ 今日的美海軍必須將東亞濱海地區的海上優勢視為改變或維護陸上事實的手段。柯白的這項邏輯將使人們共同思

註釋

1. CAPT Wayne P. Hughes Jr. and RADM Robert P. Girrier, USN (Ret.), *Fleet Tactics and Naval Operations*, 3rd ed.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8), 161.
2. 前兩項原則，「主場部隊」與「聯合海上兵力」係參考並改編自 James Holmes, William Bowers, and Thomas Wood, “The Seventh Cornerstone of Naval Operations: The Home Team Has the Advantage,” *Marine Corps Gazette*, December 2021. 「可信偵察」一詞亦同樣主要參考並改編自 Hughes and Girrier, *Fleet Tactics and Naval Operations*.
3. Bradford Lee, “A Pivotal Campaign in a Peripheral Theatre: Guadalcanal and 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 in *Naval Power and Expeditionary Warfa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1), 89.
4. Richard Frank, *Guadalcanal*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2), 28; Lee, “Pivotal Campaign,” 94; Samuel Eliot Morison, *The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August 1942–February 1943*, vol. 5,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 Operations in World War II*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4), 11.
5. Frank, *Guadalcanal*, 61.
6. James D. Hornfischer, *Neptune’s Inferno: The U.S. Navy at Guadalcanal*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11), 124.
7. Frank, *Guadalcanal*, 208.
8. Hornfischer, *Neptune’s Inferno*, 124.
9. Lee, “Pivotal Campaign,” 94.
10. Frank, *Guadalcanal*, 209 and 214.
11. Craig L. Symonds, “Guadalcanal: Jungle Warfare,” lecture 8 in “World War II: The Pacific Theater,” *The Great Courses*; Frank, *Guadalcanal*, x.
12. Frank, *Guadalcanal*, 54; Hornfischer, *Neptune’s Inferno*, 33–36; Morison,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27.
13. Marine Corps University, “How to Fight and Win the Single Naval Battle: Operation Watchtower’s Relevance Today,” a case study published, in part, in *Marine Corps Gazette*, April 2018, 18.
14. Frank, *Guadalcanal*, 210.
15. Trent Hone, “Guadalcanal Quintet,” *Naval History*, October 2021. Hone主張「再補給與增援部隊是奪取該島的決定性因素」。
16. Hornfischer, *Neptune’s Inferno*, 46.
17. Frank, *Guadalcanal*, 28 and 69.
18. Frank, *Guadalcanal*, 89–96.
19. Morison, *Struggle for Guadalcanal*, 19–27.
20. Hornfischer, *Neptune’s Inferno*, 104; Harlan K. Ullman, “Is Cyber Where Radar Was in 1942?” U.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 145, no. 6 (2019).
21. Frank, *Guadalcanal*, 163.
22. Lawrence Freedma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1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18. Graham Bound, *Falkland Islanders at War* (South Yorkshire, UK: Pen & Sword, 2002).
23. Martin Middlebrook, *The Argentine Fight for the Falklands* (South Yorkshire, UK: Pen & Sword, 2003), 74; and Sandy Woodward, *One Hundred Days* (Annapolis, MD: Bluejacket Books, 1997), 86.
24. Peter Hore, “Logistics Miracle,” *Naval History*, April 2022, 25; Max Hastings and Simon Jenkins, *The Battle for the Falkland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4), 142 and 207; Steven Iacono, “A Failure in the Falklands,” *Naval History*, April 2022, 16; Theodore L. Gatchel, *At the Water’s Edge: Defending Against the Modern Amphibious Assault*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考：美國需要盟友，艦隊需要要塞，攻擊部隊需要偵察兵力。這些基本原則可讓美國在第一島鏈占有優勢。或許如此一來，盟軍在遙遠濱海地區的海上優勢將可扭轉歷史，讓最有價值的反常現象延續下去。

作者簡介

Dustin Nicholson 美陸戰隊少校於 2022 年 6 月以最優成績自美海軍戰爭學院畢業，並於 2022 年 9 月獲評為海上高級作戰學校 (Maritime Advanced Warfighting School) 榮譽畢業生。目前於日本琉球的美陸戰隊第 3 後勤大隊擔任計畫官。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 Press, 1996), 189.
25. Kenneth Privratsky, *Logistics in the Falklands War* (South Yorkshire, UK: Pen & Sword, 2016), 85.
26. Lawrence Freedman, *The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2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284–85; Middlebrook, *Argentine Fight for the Falklands*, 78; “First Strike of the Falklands War,” documentary, October 2014, 44:55, www.youtube.com/watch?v=X2Yl8ntVS-4.
27. Freedman,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2, 286.
28. Gatchel, *At the Water's Edge*, 192.
29. Middlebrook, *Argentine Fight for the Falklands*, 105.
30. Freedman,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2, 292; Hastings and Jenkins, *Battle for the Falklands*, 148–49.
31. Hughes and Girrier, *Fleet Tactics*, 149; Gatchel, *At the Water's Edge*, 195.
32. 各高階指揮官皆寫下了對英軍指揮安排與航艦運用的意見。請參見 Woodward, *One Hundred Days*; Michael Clapp and Ewen Southby-Tailyour, *Amphibious Assault Falklands: The Battle of San Carlos Waters* (Barnsley, UK: Pen & Sword Books Limited, 2012); Julian Thompson, *3 Commando Brigade in the Falklands: No Picnic* (Yorkshire, UK: Pen & Sword, 1985); and Freedman,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2, xxx–xxxii.
33. Capt Dustin Nicholson, USMC, “Argentina’s Gray Zone Gambit,” *Naval History*, August 2019, 49.
34. Woodward, *One Hundred Days*, 12; Freedman,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2, 303–4 and 490; Gatchel, *At the Water's Edge*, 195.
35. Freedman,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2, 445.
36. Clapp and Southby-Tailyour, *Amphibious Assault Falklands*, 116; and Freedman,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alklands Campaign*, vol. 2, 448.
37. Middlebrook, *Argentine Fight for the Falklands*, 168; and Hughes and Girrier, *Fleet Tactics*, 150.
38. 值得一提的是，英軍的大膽行徑獲得了多少幸運之神的眷顧。有數枚擊中英國軍艦的炸彈因引信設定問題而並未引爆，而引信設定問題係因阿根廷飛行員必須在死谷內掠海飛行而造成。
39. Holmes, Bowers, and Wood, “Seventh Cornerstone of Naval Operations,” 11.
40. Nozomu Yoshitomi, “How Japan Can Help Save Taiwan: Securing the First Island Chain,” *War on the Rocks*, 23 March 2022.
41. Hughes and Girrier, *Fleet Tactics*, 185–91.
42. 擊殺鍊的六大步驟為：發現(Find)、牽制(Fix)、追蹤(Track)、標定(Target)、接戰(Engage)、評估(Assess)。引用自 Gen David Berger, USMC, “#DPC22—Gen. David H. Berger,” Defense Programs Conference, filmed 14 March 2022, youtube.com/watch?v=WB2map2hLC4. 另請參見 Christian Brose, *The Kill Chain: Defending America in the Future of High-Tech Warfare* (New York: Hachette Books, 2020), xviii–xxii.
43. Hughes and Girrier, *Fleet Tactics*, 195.
44. Hughes and Girrier, *Fleet Tactics*, xxxi.
45. Julian Corbett, *England in the Seven Years' War: A Study in Combined Strategy*, vol. 1, 2d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1918), 6.
46. Julian Corbett, *Som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Strategy* (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8), 16.